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十五
至十八



13
849
297



門 4 3
849
卷 29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奇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五

廢滯

孔子曰道之將廢命也是知志士仁人
軼軻蹇迺沉廢不振者其命矣夫乃若懷才出類
抗心邁俗智慮足以周物機用足以經世或
廻翔下位歷歲不遷寂寞衡門屢空興歎而能
含真峻潔體和養恬介然如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一十五

石安之若命不易其操無累乎心斯固秉大雅明哲之姿得君子進退之正者也至或慷慨自負高亢靡屈言必忤物動皆違俗因坐事而被譴致失行之貽譏惟乎悔尤至於顛沛流離委棄固足痛惜者哉荀卿趙人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漢張釋之字季有南陽堵陽人也

堵音者

與兄仲同居

以賞為騎郎

漢以賞五百得為嘗侍郎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調選也

馮唐文帝時為郎中署長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其以實言因拜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

士

車戰之士

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

蓋寬饒為司隸較尉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宣帝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劉向字子政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時帝元舅王鳳秉政數有災異向為洪範五行奏之帝心知向精忠故

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帝數欲用
向為九卿輒復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卿士所持故
終不遷持謂排難阻抑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

陳咸字子康大將軍王鳳以咸有忠直節奏補長史
遷冀州刺史又為東郡太守咸免官復為南陽太守
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
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
守後為少府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翟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
方進奏歸咸故郡旋以憂死

楊雄武帝時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
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
雄乃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
譙玄成帝時舉詣公車拜議郎時數有災異玄輒陳
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
職平帝時遷中散大夫持節分行天下未及終而王
莽居攝乃竄歸家

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卽位遣使者
招永衍永衍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
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復贖罪任用
之而衍獨見黜建武末衍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
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
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
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
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所爲嘗流涕也臣衍自
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馬唐之說乏董生
之才寡李廣之執而欲免讒口擠怨嫌豈不難哉臣

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
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
邪之謀將帥無擄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
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
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祿
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輿馬之飾
於今遭清明之時節躬力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議議
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隴畝之臣
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

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後與陰興陰就結交
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
其餘至貶黜衍繇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
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明帝即位又多
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桓譚王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大中大夫光
武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遂不用

桓榮習歐陽尚書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
徒府三十年拜為太嘗

桓典為侍御史七年不調

一作十年

班固為蘭臺郎二十餘年明帝時固自以二世

二世為史

彪及不遇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

張范蔡之特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

掖官門每

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
玄武司馬王玄武門

馬融安帝永初中拜較書郎中詣東觀典較秘書初

元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
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安定俗鄙庶孽
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

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

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韋義字季節為廣都長其寧陳二縣令順帝世數上

書譏劾左右貶刺實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

魏杜摯舉孝廉除郎中轉補較書摯與母丘儉鄉里

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

也儉復答詩摯竟不得遷卒於秘書

賈洪漢末以儒學為縣令其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

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

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

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晚乃出為陰泉

長

程昱東郡東阿人少事太祖太祖嘗乏食昱畧其縣

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繇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終

於衛尉

楊沛漢末代張既為京兆尹文帝黃初中儒雅並進

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里巷

蜀孟光字孝裕後主踐祚為符節令每直言無所回

避為世所嫌太嘗廣漢鐔承

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

東裴雋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

以此也

吳韓當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從孫堅征伐
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介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
堅世爲別部司馬

褚碧爲縣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碧有舊
事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

任愷武帝時爲侍中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
朝政或爲充謀曰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
史事爾充因稱愷才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卽日
以愷爲吏部尚書充遣尚書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
官愷旣失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

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
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嘗侍至是舒爲右
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舒雖以弘量
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至三公愷止守
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

華廡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
故廡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
石喬苞之子也苞督揚州時朝廷疑之喬爲尚書郎
武帝因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
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

秦秀性倖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
 官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
 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後為御史治書以母憂
 去職母遺言令葬雒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
 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
 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戒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
 周言起為中庶子未拜而卒
 卞粹字玄仁濟陰宛句人也兄弟六人竝登宰府世
 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弟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

其門內之私粒遂以不訓見譏陵遲積年後為中書
 令

江灌為桓溫所惡為侍中時以事免後為秘書監尋
 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卒
 後始為吳興太守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為太學博士議

謝石謚法曰襄墨公

因事有功曰襄
貪以敗官曰墨

又論殷浩宜加

贈謚不得以桓溫所黜以為國典仍叙溫移鼎之迹
 時謝族方顯桓宗方盛僕射王珣溫故吏也三怨交
 集故出為餘杭令將行上會稽王道子奏辭雖亮直

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桓秘爲中書領軍時兄温以事免秘官秘於是廢棄
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

宋謝元字存宗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以才學見
知及爲尚書左丞以給太尉江夏王義恭錢二百萬
爲何承天所糾文帝大怒放歸田里禁錮終身

謝惠連先受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
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不豫榮位元嘉七年
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

沈懷文吳興武康人爲始興王征北參軍坐納東陽

公主養女鸚鵡爲妾徙廣州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

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竝聽歸本官

至武康令

南齊蔡仲熊執經論議徃徃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

操求同故坎墮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

不遇

任昉初爲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時明帝旣廢

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錄尚書事使昉具表草意

惡其辭旨甚愠昉繇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較

梁王筠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

年
伏暉父曼容與樂安任璠皆暉於齊太尉王儉璠子
昉及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
右長史暉猶滯於叅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畧相侔
陳蔡凝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
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
鬱鬱不得志乃喟然嘆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
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制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
後魏高允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
競勢利十八年不易官後爲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初

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部下吏百數十
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一十七年不徙官
程靈虯秘書令駿從祖弟伯達之子也伯達早亡靈
虯幼孤頗有文才而允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
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
總親而孝文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
雖無官貧病久之補徐州梁郡太守嗜酒又失官
張彝爲秦州刺史爲僕射高肇所譖彝雖無過見代
還雖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
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辛雄涉書史好刑名不妄交友爲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

劉桃符爲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之曰楊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北齊李繪字文宣天保初爲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久沈屈

荀士孫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魏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後爲中書侍郎

蘇瓊天保中爲南清河太守人庶懷之四表列爲尤

最遭憂解職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
辛述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攀不申

後周李季明爲著作佐郎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
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隋李德林開皇初爲內史令德林少以文學見知及
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
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頗有文翰開皇中召入秘
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
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弘亦知其

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
劉炫河間人也少以聰敏兄稱爲郡禮曹從事以吏
幹知名奉勅典著作即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
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
定群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過直三省
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送詣吏
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
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
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
差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

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
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
將軍

龐晃爲右衛將軍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
之復與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繇是宿衛十餘年官
不得進

辛德源初任周爲宣納上士會尉遲迥作亂遂亡去
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
著幽居賦以自寄

盧思道爲武功太守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凌轢繇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

裴肅初仕周爲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繇是廢於家

唐顏萬字師古齊黃門侍郎之推之孫也初仕隋爲安養尉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太宗時爲秘書少監物論稱其納賄出爲柳州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復其職師古旣負其才又早

見驅策與被任用及頻遭罪譴意甚喪沮退朝後闕門杜絕人事巾褐裙帔蕭如也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爲義陽王歷丹陽尹侍中陳滅入關久不得調後入唐爲禮部尚書

韋思謙爲監察御史以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譁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吏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

妻子爾

賀知章與族姑子陸象先特相友善知章長於象先景雲二年象先自中書侍郎加平章事又加二品知章始被引爲四門博士及太嘗博士身猶衣碧後二十餘年象先爲少保知章授銀青光祿大夫

李揆肅宗乾元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後貶萊州刺史司正累年量移歙州刺史初揆秉政侍中苗晉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戲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庸因揆當徙職遂

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旣無祿俸家復貧置孀居百口乞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怠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

蔣沆代宗朝爲刑部郎中兼御史領渭橋河運出納使時元載秉政潔廉守道者多不更職沆以故滯於卽位久不徙官

劉廼大曆末爲權知兵部侍郎屬楊炎盧杞爲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德宗建中四年夏但拜真而巳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世襲冠冕以門蔭從仕累授潞府司法參軍時年以衰邁未爲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

柳登少嗜學年近六十方從官累官至膳部郎中

杜黃裳德宗貞元中累爲中書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後終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

唐次爲禮部員外貞元中坐黨竇叅出爲開州刺史次以工文知名在開州十年不得進用後劔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次爲副德宗使諭臯罷之次自悲以爲怨謗之所積也乃採古之君子遭罹讒謗放逐至

死而君終不寤者著辯謗畧三篇以獻德宗猶志之謂左右曰次乃方吾於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後改夔州刺史

盧景亮爲右補闕德宗朝以庭諍得失貶朗州司馬凡遷謫二十年憲宗初中和州別駕始徵還拜駕部郎中

歸登爲右補闕起居舍人凡三任十五年同列當出其下者多以馳騫至顯官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

徐晦爲刑部兵部二侍郎出爲同州刺史性狂直不

阿隨當官正唯嗜酒太過晚年喪明遂至委廢

李商隱以文宗開成二年登進士第爲弘農尉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儒書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旣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絢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怒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游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簡較水部員外郎宣宗大中初自敏中執政令狐絢在內署立排李德裕逐之亞

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年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絢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絢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徙爲掌記書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絢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使判官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與太原温庭筠南柳段成式齊名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多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

鄭畋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父亞出

桂州叟隨侍左右大中朝自敏中令狐綯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叟久不借於士伍

張仲方以開成元年五月自華州刺史入爲秘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啓曰丞即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丞即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即處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伯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駁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歿人士悲之

後唐蕭希甫初爲莊宗推官莊宗卽位將以希甫知制誥時有詔定內宴樞密使坐宴否希甫以爲不可繇是樞密使張居翰馬紹宏等切齒怒之宰相豆盧革等亦希旨排斥乃以希甫爲駕部郎中忽忽不得志

周李建崇後唐同光中爲龍武捧璽都指揮使出爲襄秦徐京兆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理不能巧宦以至久滯偏裨

劉詞後唐同光初爲劾節軍使轉劍直指揮使尋以忤於權臣出爲汝州小較凡留滯十餘年

冊府元龜 卷之九十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六

偏執 介僻 褊急

偏執

夫凝滯於物者其偏執之謂歟蓋人各有性所稟斯異故有師心自是果行而不疑潔已以處矯俗而獨任或遵陰陽之忌或乖禮經之制或封執以過當或

斷施而靡顧乃至鬼神之事著於方冊而興鄙斥之論竺乾之教布于華夏而行毀訾之說漢魏而下蓋不乏其人矣然而獲譏者至多垂譽者蓋鮮固與夫從容中道惟變所適不失其正著通人之號者異焉漢張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值王莽敗客北地陽左馮翊縣也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吾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

後漢樊英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陳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初徵五官中郎將數月以光祿大夫告歸

趙興下邳人章帝時為司隸校尉不卹諱忌

卹憂也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業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陳伯敬者桓帝時人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日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道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忌禁者多譚為證焉

魏董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

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過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官至大司農

晉盧欽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爲侍中奉車都尉

劉毅爲尚書左僕射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

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毛循之爲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循之竝奪取之

阮瞻字千里爲東海王弼記室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鬼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阮修字宣子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亦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仕為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

蔡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後位至司徒

宋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竝不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官至侍中武陵王師

張敷為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

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

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帝謂曰

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輪處之道中可得言

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帝甚不悅

南齊王思遠立身簡潔衣服牀延窮理素淨賓客來

通輒使人先密覘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

與促膝焉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高宗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高宗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卒於度支尚書

梁蕭琛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項王甚

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

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不疑

范縝爲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陽有五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又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有貴何得有貧有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帶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闌籬廡落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溷糞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

陰子春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官至左衛將軍侍中

後魏崔浩爲司徒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洩其止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破戮辱未有如浩者也世皆以爲果報之驗浩旣不信佛道從弟滎陽太守模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特此顯顯

不淨處跪是胡鬼也浩性又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
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
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
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廂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裴粲出帝初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亢旱士民
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
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
肯拜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修涼書十卷初涼國盛事佛道
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
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

後周衛元嵩蜀郡人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唐傅奕武德末爲太史令上疏請除去釋教口佛在
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
削髮而揖君親游食易服以逃租稅演其妖書述其
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
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原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
虐規將來之福布施萬倍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糞
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

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
晝夜忘疲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
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託
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
悲矣按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羲農至于漢魏皆無佛
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
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
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

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
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况天下僧尼數盈十萬
翦刻繒絲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
僧尼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
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
姓知感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
古今忠諫鮮不及福竊見齊朝章讐子他上表言僧
尼徒衆麁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爲諸僧附會
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
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敢竊

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群官詳議
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
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
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
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
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
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
獄之設正爲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太宗
嘗臨朝謂奕曰佛道玄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
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佛是胡中桀黠欺

薩夷狄初上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道皆是邪僻小
人模寫莊老玄言飭虛幻之教爾於百姓無補於國
家有害太宗頗然之

韓愈字退之素不喜佛初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
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
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令中使
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
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詣寺王公庶士奔
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
供養者愈爲兵部侍郎上疏極諫帝怒貶潮州刺史

介僻

夫人之生各有所稟故好尚殊致其類非一子產所謂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蓋謂是矣乃有耿介之性挺直方之操以固必而自任在夷險而一貫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威折猶石之莫轉豈流之可汨然而志存矯激足資於名教道或迂濶亦取於時譏者焉後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坐法免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

通人物

吳祐為膠東侯相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賤微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也

周澤為太常清潔修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乃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詣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漢官儀此

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

姜肱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圖王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輶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上竟

不得見之

范冉

冉或作丹

爲萊蕪長去官嘗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

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

言麥已糶矣遂誓不敢受

姜岐漢陽郡人守道隱居名聞西州太守橋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
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
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

盧植爲尚書初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
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

桓曄仕郡爲功曹尤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
曄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飭從者而
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
史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
舍宿楊氏其貞伎若此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殮
不受於人

李孚字子憲鉅鹿人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爲諸
生嘗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
食故時人謂能行意

袁忠爲沛相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時王朗爲

太守忠乘船戴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僅從皆著青絳采衣忠非其奢麗卽辭疾發而退也

魏沐竝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更有志介嘗過姊爲殺鷄炊黍而不留也後爲議郎

焦先河東人結草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

吳顧悌爲偏將軍待妻有禮嘗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輒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

晉孫略初任吳爲伏波將軍雖侯家豐厚而嘗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

阮籍字嗣宗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闕一言自以不能測後爲步兵校尉陸納爲吏部尚書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然其吝惜多此類

夏統高尚不仕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巫章丹陳珠二人竝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竝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徊僂虛談鬼笑飛觸桃梓音盤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蝮蝮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南

子憤恚而慷慨吾嘗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尚之節何也遂隱牀上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踈躅卽退遣丹珠各各分散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嘗食糲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止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受須旁無雜人入室弟子令近相傳授

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

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
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羅合爲荊州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
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王育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
然皆鄉閭名士後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

宋羊欣除中散大夫有病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
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
嘗入六關

王琨爲度支尚書時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不省設
女樂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
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迴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座
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
琨不往

蕭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
初爲秘書郎著作竝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
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
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
自業將無少傷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耶惠開曰
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作見凡人

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

王裕之字敬弘爲侍中性介僻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尅日子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定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庾炳之爲吏部尚書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不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吏非淨潔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者亦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反是冲亦譏之

王惠字令明幼而夷簡恬靜不交游未嘗有雜事後

爲吏部尚書未曾接客

南齊關康之字伯愉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適賓客弟子以業傳授

王僧祐爲黃門郎太尉儉從祖兄負氣不群儉嘗蒞之辭不見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

褚賁爲左戶尚書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閣悉釘塞之不與人相

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閣不可開以杵槌破見謂責日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會之哉責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泉必在舊隴兒輩不才非達余趣移尸從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爾

劉璉爲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與友人孔徹同舟入東徹留日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梁何修之爲尚書左丞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

後魏平常爲秘書丞以三子竝不率父業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目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

信都芳好學天文算數隱居樂平東山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慕容紹宗給其騾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北齊庠狄士文爲具州刺史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

隋薛孺高祖開皇中爲侍從文楊州總管司功參軍

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便之太嘗丞胡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

晉史圭為具州刺史退歸嘗山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游外墅則乘婦人氈車以自蔽匿人莫明其心也論者以圭陰僻

福急

人雖萬物之靈五行之秀然其稟受蓋有蔽錮其或位處通顯而性過峻急至於口不擇言與物多忤掇親友之嫌失縉紳之歡者多矣成同寮之憤閱遭明庭之譴怒大則致於殞斃次則貽於困躓比比有焉

若乃知非自咎不遠而復佩韋以救過銘座以規情亦庶幾矣先聖有言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此誠立身之元龜也

宛射大為鄭大夫晉侯使張罃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使射大御二子在幄坐射大於外既食而後食之及戰射大近不告而馳之收禽挾囚不待而出既戰二子問曰胡不在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忠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謂性急不受屈也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闔杖以敲闔頭也明年邾子在闕臺門上臨廷

閣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閣曰夷射姑旋焉旋

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瘞于鑪炭

爛遂卒廢墮也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躁

西門豹為鄴令性急佩韋以自緩

後漢范冉或云丹字史雲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

嘗佩韋於朝

董卓為太師性剛而褊忿呂布為所委信嘗小失意

不思難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為卓顧謝卓意亦

解由是陰怨卓

魏賈逵為弘農太守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

發憤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

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逵

猶行其意而瘰愈大

王思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

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

壞之

晉傅玄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

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

王述為尚書令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

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蹋之又

不得瞋甚掇肉口中齧破而吐之
宋何承天爲廷尉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使先誠曰善
候何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

顏延之爲太嘗卿性褊急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
廻改

謝靈運爲太子左衛率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
以文義處之不以應賓相許

王淮之爲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
望出爲丹陽尹

王弘爲太保領中書監性褊隘人忤意者輒以加責
辱

劉榮祖爲輔國將軍性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

梁謝幾卿爲太子率更令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
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

後魏元子華爲齊州刺史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
擇言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畏其侮罵遂
叩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

李平爲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強濟所在有
聲但以性急爲累

李業興爲國子祭酒性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

後周王羆爲驃騎將軍性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撲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

隋諸葛穎煬帝爲太子時藥藏監及帝卽位累遷正議大夫穎性福急與柳誓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尤不止於後帝以薄之

唐張九齡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性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蕭穎士登進士第以傲誕福急困躓而卒

陸贄爲翰林學士時同職吳通玄弟兄以東宮侍帝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福急屢於帝前短通玄

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性大剛福不能取容於時罷知制誥守北部郎中爲時所擯終於散位

崔陵爲戶部尚書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官僚頗無禮節恃已之清見賊汗者如仇讐

韓愈爲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准勅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

察使愈為兵部侍郎
 劉禹錫為禮部郎中集賢院學士求分司東都終以
 恃才褊心不得處朝列之職
 周張穎為安州防禦使性褊急慘刻不容人之小過
 雖左右親近亦皆怨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七

矜衒 改節

矜衒

夫不矜者世莫能爭功自衒者士謂之醜行蓋夫處
 卑以自牧持盈而若冲敦後已之風勵崇讓之操斯
 可以厠於君子之林矣其或內懷滿假靡思撝挹自

負其才美盛稱其智勇形於言色驕乎儕輩激昂其氣擊以詭厥能夸大其貴勢以耀於眾蓋雖有周公之藝亦不足觀如若成之傲適足取禍况玄元申戒矜者不長伯益垂訓蒲以招損者哉

禮至衛大夫謀伐邢以昆弟仕焉既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燬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州綽晉大夫奔於齊齊莊公朝指殖綽郭冢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雲州綽獲殖綽郭冢故自比於雞詞勝曰先鳴莊

公為勇爵

設爵位以命勇士

殖綽郭冢欲與焉

自以

州綽曰

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

識門枚數

其可

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奇君也對曰臣為隸新

言臣為僕

隸尚新矣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顏息魯人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息射人中者退曰吾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

蘇秦東周人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

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匍匐以面攬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字季子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毛遂為平原君門下食客平原君合從於楚與門下有文武具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遂自贊於平原君備員而行比至楚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遂按劍歷階而上楚王叱之遂曰合

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既定從於殿上遂

左手持盤盃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

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漢王仲翁為給事中初仲翁與蕭望之等數人皆補

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

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署補署也門候王仲

翁出入從蒼頭廬兒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闕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楊惲為光祿勳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

伐其行治自矜其節行及政治之能也

後漢楊政爲左中郎將爲人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

桓榮光武時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戴良汝南慎陽人才既高達而議論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魯國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魏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獻帝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乃

下請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之者遂收而殺之晉郗詵爲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如何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爾不足責

周顛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

以君方樂廣頤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韋諛仕冉閔為光祿大夫性不嚴重好徇已之功論
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魯重光累
徽我祖我考父父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
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敬尊亦正值軟抵爾諛慙無言
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顧愷之為散騎嘗侍博學有才氣矜伐過實少年因
相稱譽以為戲弄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稽
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
貴

劉惔為丹陽尹性簡傲桓溫嘗謂惔會稽王談更進
耶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爾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
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

王坦之為大司馬桓溫長史有重名僕射江彪

音彬
虎文

也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

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

袁宏為大司馬記室與伏滔同在桓溫府府中呼為
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本優國士而與滔
比肩何辱之甚

伏滔為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丞孝武帝會

於西堂滔與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宋劉穆之爲丹陽尹初穆之家貧其妻江嗣女穆之嘗往江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嘗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餽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日本不慝怨無所致憂乃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伴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王弘字體元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弟曇首爲琅邪王大司馬府屬從高祖北征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與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高祖大笑

荀伯子爲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嘗自矜廢籍之美謂車騎將軍王弘曰天下膏梁唯使君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可數也

袁淑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舊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

本以光公府望也

袁粲爲中書令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稽康高士傳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揆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嘗掩三選裁通雖楊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

獨得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旣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南齊袁嘏爲諸暨令嘗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迨之不爾飛去明帝建武末爲王敬則所殺

吳邁遠

史失其爵里

好爲繡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

此人連編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

丘靈鞠爲長沙王車騎長史好飲酒臧否人物嘗在
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今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
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
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
不進才亦退矣

劉繪武帝時爲中書郎以辭辯勅接魏使事畢當撰
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張融爲太子中庶子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
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
梁沈約爲侍中撰四聲譜以爲在書詞人累千載而

不悟而獨得於胥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
不好焉

後魏裴叔業仕南齊爲徐州刺史時孝文南巡車駕
次鍾離叔業以水軍入淮去玉師數十里孝文令尚
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誇聿
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
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書遊爾
崔浩太武時爲左光祿大夫性敏達長於謀計嘗自
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李彪爲御史中尉彪子志及女婕妤竝幼慧始彪奇

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爲孝文所貴

宋弁爲尚書殿中郎中性好矜伐白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孝文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弁位至右衛將軍穆弼有名於世矜已凌物頗以損焉孝明時位至平南將軍

北齊張雕武成時爲假儀同三司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如此

崔陵爲七兵尚書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劉晝舉秀才不第換高才不遇傳三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

隋崔儼字岐叔在北齊時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畧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唐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肅宗至德中房琯爲相薦爲京兆少尹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爲絳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李紳文宗開成中爲宣武軍節度使日奏境內蝗不食苗有詔嘉之尋令刊石於州之相國精舍士大夫無不晒之

鄭仁表洎之子也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後唐盧程爲莊宗太原府推官尋改支使程福淺無他才唯矜恃門地口多是非篤厚君子尤薄之胡裝爲魏州館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排魚袋尋歷推官簡較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譏之不以爲媿

晉曹國珍爲給事中性頗剛僻經藝文學非其所長

好自矜銜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有之爲縉紳所
請

改節

夫鮮克有終詩人攸刺信道不篤君子是恥乃有操
心靡固素履用愆枉尺直尋改柯易葉先貞而後黷
棄本而趨末虧一匱而廢業移百鍊於繞指初明而
卒暗損正而從邪或因利回或爲祿誘遂踰規矩頓
減聲稱斯皆急於時用罔畏人言墨子所以悲絲仲
尼所以惡畫者爲此發也

後漢吉茂初同產兄黃以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
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爲故吏
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
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
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旣到而茂就
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

南齊楊法持本道人也與太祖有舊宋後廢帝元徽
末宣傳密謀順帝昇明中以爲僧正及太祖建元初
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

梁范雲爲尚書僕射雲初爲郡號稱廉慎及居貴重
頗通饋遺然家無畜積隨散之親友

後魏廣陵侯衍弟欽字思若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及晚貴重不能有益識者輕之

宋翻初爲河陰令威振京師後爲雒陽令累遷河南尹及爲雒陽迄於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

袁衍宣武時爲通直郎景明中請隱嵩山至延昌之末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孝明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

李洪之本名文通嘗山人少爲沙門晚來還俗仕至

安南將軍

北齊孫騰爲太保尚書令騰早依附神武契濶艱危勤力恭謹深見待信及神武置之衛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後及禍焉

高元海爲散騎嘗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姪侍

魏愷文宣時除青州長史國辭不就遂積年沉廢後遇吏部楊愔於路微白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霖雨

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揚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

馮子宗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微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繼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

隋鄭善果為魯郡太守其母崔氏有賢德善果亦克已號清吏後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唐劉禕之高宗咸亨初為中書舍人武后臨朝尋同

中書門下三品初禕之居家孝友為士族所推得祿

賜多散諸親屬至是坐受歸州都督孫萬榮受金暮

與許敬宗妾私通得罪

一作或誣告禕之受全及私通敬宗妾

盧藏用少以詞學見稱隱居終南山長安中徵拜左

拾遺後為尚書右丞玄宗先天中坐託附太平公主

配流嶺表初藏用隱居之時有自儉之操往來于少

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及登朝奢靡淫縱

車服鮮麗趨趨詭佞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驕行

侯希逸初領淄青節度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

之後漸縱恣政怠墮尤崇奉釋教且好畋遊興功創

寺宇軍州告之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警悟涉覽經史初爲道士復爲僧德宗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秘試省投書郎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入朝拜司空平章事頔少有氣槩文學落落負奇節好古與當時賢士游晚歲遂類敗

李愿初爲徐州節度使屬鄆師不庭頗有討伐之功及爲鳳翔節度使自此頗怠於理無復前志聲色之外全不掛意未幾又拜宣武軍節度纔逾周歲果爲部將李奔所逐是時愿脫身走入鄭州妻竇氏死於

兵士之手其名姬善馬寶貨金帛盡爲軍人所得因致大梁月餘日拒命穆宗爲之肝食遂貶隨州刺史元錫初歷衢蘇二州刺史所至咸有聲績及除福建觀察使移鎮宣州乃務積貨財通權勢深爲公議所責因除秘書監分司東都尋以贓罪發詔監察御史未申錫按驗得實貶壁州刺史殷脩爲忠武軍節度使脩少以通經入仕所至稱理亦以強直知名晚年不能自固急於大用依附權倖時望由是減薄

賈直言爲昭義軍節度使行御司馬兼御史中丞直

言生河朔間始以孝聞鄉里得齒士類後爲李師道
賓佐頗以逆順之理諫正之師道前後將加危害者
數四及師道就戮劉悟於禁錮之所引爲上介移鎮
東郡上黨皆在幕府悟有纖毫之失未嘗緘言於是
正直之譽頗洽群聽朝廷以諫議大夫徵之詔下之
時無不稱當悟旋上表請留復除舊職及悟卒其子
從諫擅主留事而直言乃恬然視之無一詞排遏兇
計卒使從諫坐邀符節朝廷不得已而授之直言之
心不可測已逮茲又爲從諫賓佐遠近共驚其處身
行事前後之不相侔也如是

後唐聶嶼鄴中人少爲僧漸學吟詠鄭珏之再主禮
闈與鄉人趙都俱赴鄉薦都納賄於珏人報翌日登
第嶼聞不捷訴來人以嚇之珏懼俾俱成名
崔貽孫仕唐爲省郎及使於江南回以橐裝營別墅
於漢上之谷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亘野狹徑
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初以爲高適及梁李
振貶均州因奉之甚厚振復入徵爲丞郎
晉馬全節爲天雄軍節度北面行營副招討從杜威
北討困於陽城而贍軍竭其私帑僅十萬贖及還任
稍稍聚斂百姓苦焉鄉舊有識者非之

周王進歷汝鄭防禦使甚有政聲俄授相州節度使
 為政之道頓減於前未幾以疾薨於任
 馮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平生性
 甚廉儉逮至末年閑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
 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八

忿爭

訛訐

忿爭

凡人稟血氣而生蘊水火之性出處而朝之內馳逐
 名利之間情欲誘於外憎愛應於內強弱相形毀譽
 相傾卒歲醜夷寧無忿爭乎請張是非多生於酣營

紛紜辨訴或發於譏嫌非夫禮義為防謙恭有素鮮不敗於茲矣

漢灌夫字仲孺武帝世為太僕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

之右必欲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鈞也左卑也

也左卑也 鈞等也 父竇嬰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排根生干

慕之後棄之者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其

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也夫亦得嬰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

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牽引而致於

偽切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大有

服謂喪服也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從音千容切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

况賜也夫安敢以服為解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語魏其具

其辦具也將軍旦日蚤臨旦日明且也蚡許諾以語嬰

酒食也嬰與夫人益市牛酒益多也夜酒掃帳具酒音灑又至音所寄切

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

豈忘之哉夫不懌懌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宐不當也乃駕

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特且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

尚臥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

乃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切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徙坐謂移就其

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

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

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

隙迺謾好謝蚡謾猶詭也許為好言也詭讀與謾同又音莫達切曰魏其老

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與亦怒曰

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與讀曰預預下也吾不敢復求田繇之

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

請案之帝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列

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兩家賓客處於中間

和解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燕王澤之子康王喜女太后詔召

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

失過丞相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

曰事已解疆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

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以膝跪席上也夫行酒至蚡蚡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言將軍雖貴人也請盡此觴喜強笑也音許其切時蚡不肯不為盡也行酒次至

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讖耳語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

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咕囁耳語兒女曹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曷

涉切囁音人涉切人涉切 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為東宮程不識

為西宮 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二人

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

邪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

知程李斬頭見刺 坐乃起更衣坐謂坐上之人也更

更衣以其寒稍稍去嬰去戲夫 戲古麾字也招麾之

援或變也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

為麾字 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令騎留夫

騎謂嘗從夫不得出籍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 使其

之騎也大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 戲亦讀曰麾謂指麾

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

長史丞相長史也召宗室謂請召之為客

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於大坐中罵繫居室 居室居室

也屬少府其後 遂具前事遂竟 遣吏分曹逐捕諸灌

氏支屬皆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為資

資也非財物也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

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

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迂相逆迂也 寧可赦邪嬰曰

矣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言不過 且終不令灌

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匿避也不令

其又止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然之

諫也

總錄部

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

東朝太后朝也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 嬰

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廼丞相以他事誣罪

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

音度

徒各切 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

倡樂人也優諧

戲者也 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

議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俛畫地

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意欲

作反事也 辟睨兩宮間

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切字本作睥睨音吾計切

幸天下

有變而欲大功

天下有變謂因國家變難之際得立大功也

臣乃不如魏

其等所為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

荷負也

其強也荷音何可切

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之壯士非

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丞相

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頽川較轆

宗室侵犯骨肉

較轆謂踏踐也轆音凌轆音耶繫切

此所謂支大於幹

脛大於股不折必披

披音丕靡切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

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堅餘皆莫敢對帝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

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

駒馬駕着轅下局趣臧小之貌也

吾

并斬若屬矣

若汝也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

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以此魚肉而貪敬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言徒有人形爾不知好惡也此特

帝在即錄錄錄錄言循衆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脫也設猶脫也帝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曰俱外家

不然此一獄吏所決爾是時郎中令石建為帝分別

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韓安

國也載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

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

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

歸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

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必媿

杜門齧舌自殺杜塞也齧齧也音仕客切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

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帝使御史簿責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切

所言灌夫頗不讎讎當也劾繫都司空都司空宗正屬官也孝帝

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空論上論說其事而止於天

子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帝

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幸與也書奏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詔書獨藏嬰

家丞封

以家丞印封遺詔也

廼劾嬰矯先帝詔有害罪當棄市

矯詔有害不害也

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乃聞有

劾即陽病痲不食欲死

痲風病也音肥

或聞帝無意殺嬰復

食治病議定不死矣廼有飛語為惡言聞帝

蚡為作飛揚誹

謗之語也無根而至也

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涓城

者日月者見春垂至

恐遇赦贖之

後漢游徼

史不書名

劉聖公嘗聚客家有酒請游徼飲賓

客醉歌言朝享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美味游徼大

怒縛捶數百

魏桓範為大司農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

酌之名曰世要論時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群

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

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

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

何似耶濟性雖強毅亦知範剛愨睨而不應各罷

吳質拜北中郎將督并諸軍事文帝黃初五年朝京

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

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

質召俳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

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

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
瞋目言併優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
丹汝并屠扞上肉吳質忝爾不搔喉咀爾不搔牙何
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
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
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

晉庾純字謀甫爲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
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繇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
至元謂曰君行嘗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
市片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伯者充

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
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
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
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
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
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
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
表自劾詔免純官

李陽上黨武鄉人石勒微時與陽鄰居歲嘗爭麻池
迭相毆擊後勒僭王位召爲參軍都尉

南齊沈文季字仲達爲侍中領太子右率司徒褚淵常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

李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達之德淵顏色無異終曲而止後魏李神雋爲侍中初神雋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雋之從甥也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至紛競二家問於嚴祖之門鄭卒歸元明神雋惆悵不已時人謂神雋鳳德之衰

崔康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母極令時甄琛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康以拳擊琛墜於牀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北齊羊烈爲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與尚書畢義雲

爭究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云我累世本州刺史
卿世爲我家故吏烈答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
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
豈若我之漢家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
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可稱也蓋譏義雲之
惟薄焉

隋何晏爲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嘗侍時納言蘇威
兼領五職高祖甚親重之晏因奏威不可信任威大
銜之開皇十二年威定考又與晏更相訶詆威勃然
曰無何晏不慮無博士晏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

執事繇是與威有隙

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使突厥還高祖幸晉王第置
酒會群臣高頰等奉觴帝因曰高頰平江南虞慶則
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繇至尊威德所被慶
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峽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
理遂與竝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
宜不須妨

唐李錡爲宗正少卿嘗以公事與太卿李幹忿爭錡
辭稍直朝廷兩秘之

潘孟陽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與太府少卿王遂私忿

相持屢請論列上前群議不可因改爲左散騎嘗侍漢王繼弘初仕後唐爲六宅副使負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忿爭配流義州歲餘召復禁職

史弘肇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師兼侍中時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舉爵屬周太祖曰昨辰廷論一何同異今日與公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也何足介意遂俱引爵弘肇又厲聲言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鎗大

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來弘肇默然少頃而罷未幾章於其第張酒樂時弘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晉卿等俱會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晉卿坐次于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較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劍意欲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細思之邠泣止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嘗連鑣而進送至第而還自時將相不協如水火矣

詆訐

昔子貢之言曰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誠哉小人之用心實為明哲之所棄若乃疎直清廉不事於左右危言深論不隱乎豪強雖居訐訕之流頗涉強直之進至若言多歷詆志在厚誣此則冒嫉忌前為害滋甚如其脅肩諂笑互相譏誚不顧名教坐延祖禰俯及帷簿此皆斗筭淺局足貽誚於千古爾漢息夫躬為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及目古則躬字也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詆謂毀譽也丁禮切曰方今丞相王嘉健

而蓄縮不可用

蓄縮謂怯於事也

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

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駭不曉政事

駭愚也五駭切

諸曹以下僕遯不足數

僕遯凡短之貌

也僕音步木功遯古速字

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

卒讀曰猝

陛下誰

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誦於東崖

東崖謂東海之道也噪古叫字誦音火故

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

竟謂日境京師

雖有武蠡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

窺音跬跬音押

也言一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迹而狎至

狎音押狎音益

言相因而至也羽檄言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

小夫梗臣之徒憤眊不知

所為

憤心亂也眊音工內反眊音莫報反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

而伏刃仰藥仰首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蓋寬饒為司隸較尉深刻喜陷害人喜音許在位及

貴戚人與為怨人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帝意奸音

帝以其儒者優容之

後漢魏齊卿扶風人公族進階渤海人姓公族竝危

言浮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疑屢

到門

范滂汝南人為司徒掾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

節下之

吳虞翻為騎都尉大帝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

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大帝積怒非一

遂徙翻交州

宋王淮之為宋臺御史中丞嘗作五言范泰謝之曰

卿唯解彈事爾淮之正色答曰猶勝卿世世載雄狐

王弘為太保領中書監少時嘗榜蒲失城子墅舍及

後當權有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

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

墅何在弘默然

南齊檀珪字伯王罷沅南令吏部尚書王僧虔以為

征北板行參軍訴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嘗之始

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
謝文通乃忝武達群從姑叔三構帝室祖兄二世靡
軀奉國而令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勅旣
無中人屢見嗟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
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鯁九流繩平自不宐獨苦
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
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
勅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何見勝若
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孫微百世國士姻媾位
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桂同堂姑

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爲長沙
景王嬪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
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爲中軍參軍僕於尚
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叅
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
一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嘗階舊塗復見
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
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卽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
屈一朝超升正自不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饑
而頓就求祿亦何遽急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

侵苦直是意有左右爾珪又書曰昔荀公造漢之功
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
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
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知褒寵封其兄子下望之
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
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
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
羅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
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
府佐非沐食之職叅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

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古豈與
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
不若使日得五升祿爲不恥執鞭僮僕乃用爲安城
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
沈瓚之爲丹徒令性疎直在縣日以清廉不事左右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帝召問
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復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
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扳
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夏鳴必令清譽
日至瓚之雖危言帝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

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
 不然清名不立不謂賀世吳世曰世吳世公
 劉祥少好文學性頓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為正
 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鄒曰祥從側過曰作如
 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鄒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
 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表謂袁粲劉
 後魏辛琛為揚州征南府長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
 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
 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土佐何如人爾琛對曰
 若萬一叨恩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

有慙色

陳奇為秘書監游雅所惡奇冗散數年高允每與奇
 讐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
 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
 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
 燔於庭內允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
 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
 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以諭前魏
 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帝詔下司徒簡封碑史
 事乃郭后雅有屈焉奇史不載官也

後唐史在德蜀人褊急務在進取游說豪門以國士
自負末帝清泰二年上封事大旨言朝廷間人率多
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
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
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耗國力逢陛下
惟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
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都本將一考試武藝短長權
謀深淺居下佐有將相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
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
竝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

位無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在德敢言
不畏罪罰盧文紀等省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排故
諫官劉濤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辯可否宣行中書覆
奏亦駁其錯誤帝詔學士馬喬孫謂曰史在德語太
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
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諾勿加在德之罪

晉關澈爲滑州節度使史翰幕客狂率酣營一日使
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澈王客道至事無
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
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公待之甚厚澈今請死近聞

張彥澤纒張式未聞史翰斬關澈恐天下談者未有
此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

